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三



經論

泰誓論

宋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  
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  
而患一作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一作勝之狀與  
商竝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恠  
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

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

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

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

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至此方說出正意司馬遷作周本

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繳結極好

不動與春秋論結同。按書泰誓首篇曰惟十有一年春大會于孟津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蔡沈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漢孔氏乃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歐陽氏之辭極爲明著在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序本放經文無所發明偶誤以三爲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本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

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謬中之謬遂使武王受教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序之誤六流害乃至於此哉。宋呂祖謙上此篇鋪叙不困辨說分明大明唐順之曰此是關鎖格

春秋論

宋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

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  
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  
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  
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  
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  
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  
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  
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

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  
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  
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之  
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  
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  
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  
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  
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固天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疆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

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  
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  
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  
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  
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  
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  
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天子作春秋者呂氏春秋吾惑焉春秋  
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

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  
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  
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敬嗚呼  
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宋謝枋得曰此文有法  
啖謹嚴而事藻者以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大  
明唐順之曰一事問答纏聯到底○按洵嘗作六  
經論歐陽脩見而稱之曰此苟卿子之文也其見  
於人如此今讀其文大抵皆謂聖人用術以愚  
天下獨此篇頗  
醇正故取之

春秋論中篇論隱公

宋歐陽脩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貫別  
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名分情實是非  
善惡是綱目處



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  
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  
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  
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  
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  
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  
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  
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  
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  
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

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踈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  
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  
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  
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  
君者幾何唯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  
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唯在為公與  
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  
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

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此下又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

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傳曰不書即位攝也脩以其說為失實故作比論以辯之然不明言所以不書即位之故而歸之於闕疑豈亦未得其說歟唯胡安國曰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也下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板也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細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愚按此說可以補此之闕故採以附焉大明唐順之此論是辯格

春秋論

下篇論趙盾許世子止

宋歐陽脩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驂其君夷臯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

公欲殺之不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盾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竟父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  
矣自貽伊戚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占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又昭公十有  
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  
傳曰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  
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歐公信經而  
疑傳故  
為此論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  
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慎一作况舉大法而  
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  
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左丘明公  
羊高穀梁

赤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  
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一作經以明盾之無罪是  
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  
大惡加不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  
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  
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  
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  
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  
知其不然也此下一段以幸春秋之法使為惡者

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  
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  
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  
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  
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  
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  
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  
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  
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  
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魯史是非錯亂而善  
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  
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人又教以越境逃惡乎此  
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  
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總結前四五段此今有  
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  
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一作  
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  
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一有  
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一作父  
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一无蔽猶當與操刃殊科  
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  
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决不書  
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  
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  
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  
一作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

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  
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可陷人於大惡矣聖  
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一作止不如是之  
刻也此下合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  
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  
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  
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卜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於  
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  
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

大業卷之三十一  
九

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一作是可盡信乎

繳結通子移易不動與秦誓同大明唐順之曰此是問答格

王者不治夷狄論

宋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

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  
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  
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  
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  
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  
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  
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  
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  
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  
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

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  
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  
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一作固亦幸矣又况知有  
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  
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  
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  
戎狄者也宋謝枋得曰此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  
中之第一也呂祖謙曰此篇統體好前面

閒說甚長後面正說甚短及讀之全不  
辨其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

### 三聖人論

宋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  
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  
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  
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  
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

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  
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  
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  
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  
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  
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  
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



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

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史論上

史論

宋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採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音異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

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鄼食其忠如周勃  
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  
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  
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  
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  
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  
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  
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

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  
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  
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  
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  
七年公會吳于郟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  
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  
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狽之與居  
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  
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  
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

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俸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

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稱年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

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唐順之曰論史法甚當愚謂非必善讀史必無此議論噫此皆遷固之微意而公發之亦可遇知以千載之下矣

正統論下

宋歐陽脩

此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七無君僭竊並興正統

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

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  
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此下言秦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  
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  
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  
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  
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  
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  
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  
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

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  
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  
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  
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  
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  
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  
爲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  
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  
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  
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  
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  
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  
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周之君臣稽  
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  
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  
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  
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  
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

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  
皇未可廢秦也此下言東晉非正統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  
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  
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  
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  
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  
千里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  
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  
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  
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

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勢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本注云西周之地入百里東通為千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唯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愍帝之亡年號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

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也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此下言後魏非正統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



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一作戎狄以能滅周

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

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

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

以鮮卑符牛當作以氏弋仲以羗赫連禿髮石勒

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

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

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

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

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此下言梁五代之得國者皆非偽國梁五代之得國者皆  
 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  
 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  
 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  
 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  
 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  
 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  
 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  
 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此下言漢亦以不得為正統以  
 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

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  
 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  
 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  
 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  
 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  
 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  
 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  
 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  
 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  
 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

絕之何疑按正統論之說脩為首倡故作原正統論

魏東晉後魏梁論五篇魏梁解或問各一篇正統論上下二篇秦

辯二篇獨此篇間架宏整辯論周詳足以包諸篇

之指故持取之然其論不能無可議者蓋秦自莊

襄以來雖號強大而周室尚存今以續周進之不

已速乎晉自東遷之後雖云衰弱而正朔相承今

反統之奪之不巳遽乎甚者謂劉備未嘗為正統

則其意僅賢於帝魏之謬而終不知其為正統也

又豈得為正論乎故愚嘗為之說曰天下有有統

有無統而有統之際或為正統或為僭

統或為餘統然後可以盡正統之說而不暇顧其

得非於歐陽公也愚於世統紀

年序論之詳矣讀者其試考之

學妃論

宋蘇洵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

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

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

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

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

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

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

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

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

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

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

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駟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  
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特惟后稷而言  
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駟鳥  
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  
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  
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  
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  
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  
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

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  
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  
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  
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  
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  
吾豈惡之楚哉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  
異也

六代

夏殷周  
秦漢魏論

魏曹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  
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

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  
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  
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  
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弁兼路塞逆節不生及  
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  
晉戮其宰仲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  
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  
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二魯滅於楚  
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  
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  
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  
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  
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  
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  
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七  
錐之上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  
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  
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  
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十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  
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  
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  
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  
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  
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  
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  
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  
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  
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  
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

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名典朱虛名章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朝同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名偃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

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  
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  
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大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  
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  
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  
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斯至於桓靈奄賢  
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  
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秦  
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  
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  
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不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群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

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  
傾危之患矣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  
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  
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  
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  
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  
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

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  
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  
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  
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  
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  
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  
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  
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報贄見之  
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

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

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 管仲論

宋蘇洵

管仲自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與常之巫

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公索食飲不能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弱三月不葬事見管子及呂覽而詳略互有不同

管仲相威當作桓宋避欽宗諱改桓為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當疆諸侯不一有收字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無虧元昭潘商人雍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

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不能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

焉耳一曰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一無相慶  
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  
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  
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  
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  
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  
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  
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虐不如孝公威公  
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

威得為諸侯之盟主一有字百一有字餘年何者其君  
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  
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  
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  
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  
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  
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籛伯玉而  
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  
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

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一作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樓  
坊曰老泉論主此最純正開闢排場曲盡其妙其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謝枋得曰此論中有一以代管仲為謀乃是文章高處既攻擊管仲頭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鼂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子貢論

宋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

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告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

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  
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  
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  
觀其言跡其事儀奈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  
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  
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  
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  
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

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  
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  
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  
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  
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  
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  
哉

續楚語論

宋蘇軾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  
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恐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

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匡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



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芟之事  
 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  
 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  
 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  
 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  
 偃御荀死視也目開不可含范宣子名盟而撫之曰  
 事吳荀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名盈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  
 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炙藥石曰石猶  
 生我炙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  
 到是炙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